

DING MO
WORKS

丁墨

著

待我 有罪时² WHEN I'M GUILTY



一次失忆，谁是谁的原罪
二次心动，谁是谁的救赎

我们重新来过，
以爱之名。

高口碑作家

丁墨 全新悬爱力作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丁墨

/

著

待我
有罪时²
WHEN
I'M GUILTY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待我有罪时 . 2 / 丁墨著 .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2019.11 (2020.1 重印)
ISBN 978-7-5306-7776-6

I . ①待… II . ①丁… III .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27731 号

待我有罪时 2

DAI WO YOUZUI SHI 2

丁墨 著

特约策划: 何亚娟 封面设计: 小茜

责任编辑: 魏青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字数: 359 千字

印张: 20.75

版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2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电话: 0316-3650243

邮编: 065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丁墨

DING MO

高人气作家，以独特的甜宠悬爱风格自成一派，被读者赞誉“又甜又刺激，又萌又感动”，“开创了全新的言情小说模式”。

其作品多次横扫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且均被改编为热门影视剧。其中，《他来了，请闭眼》同名网剧作为搜狐视频2015年度重磅巨制，成为国内首部视频网站反向输出至一线卫视的作品，引起轰动；2016年，《美人为馅》《如果蜗牛有爱情》同名电视剧火爆荧屏；2018年，由赵丽颖主演的同名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掀起新一轮收视风潮。

已出版作品：

- 《他来了，请闭眼》
- 《他来了请闭眼之暗齏》
- 《如果蜗牛有爱情》
- 《美人为馅》
- 《美人为馅2：大结局》
-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 《莫负寒夏》
- 《他与月光为邻》
- 《独家占有》
- 《枭宠》
- 《乌云遇皎月》
- 《挚野》
- 《挚野2：完结篇》

新浪微博：@丁墨

微信公众号：dingmo66



更多好书请关注“白马时光”
官方微博：@白马时光图书
豆瓣小站：@白马时光图书
官方书友QQ群：491379599
投稿邮箱：tougaoormsg@163.com

影视版权抢购热线：18210681599 丁先生
团购联系电话：13810019615



Best Time

白马时光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天总会亮	001
第二章	我心犹在	018
第三章	别放弃我	036
第四章	他离开了	059
第五章	另有隐情	074
第六章	撬出线索	090
第七章	真伪殷逢	108
第八章	新到组员	126
第九章	鱼塘沉尸	142
第十章	他需要你	158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禁忌之举	176
第十二章	一出好戏	191
第十三章	正面较量	207
第十四章	诸恶奉行	223
第十五章	顺水推舟	240
第十六章	他回来了	258
第十七章	以身涉险	276
第十八章	深入虎穴	292
第十九章	将计就计	310



第一章

天总会亮

当樊佳不再害怕时，她的嗓音是清亮悦耳的，神色是真挚勇敢的。陈昭辞望着笼罩着惨淡光线的防空洞里，这么个脏兮兮却又干净无比的女人，感觉到心口被牵扯着的疼。

于樊佳看来，坐在洞口的男人，在渐渐变得平静。尽管他的行为是畸形惊悚的，可那侧脸此时看上去不过就是个平凡男人，这个男人正嗓音平淡地和她交谈着。

就这么你问我答，一句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竟也勾勒出一份渺小孤僻的人生。

只是，当成功了解了这个男人的过去后，樊佳同样也很想问他：既然你深爱的女友都为校园贷所害，为什么你转身还成了他们的看门人？尤其是想到那个视频里，手持相机拍摄的画外人，极有可能也是他时，樊佳只感觉到侵骨的寒气。看着他安静的眉目，仿佛隐隐看见了轮廓后扭曲着另一张脸。

陈昭辞察觉到了她的迟疑，弯下腰，脸离铁窗更近：“你想说什么？”

樊佳心中一个激灵，脑子里拼命想丁雄伟、尤明许还有殷逢，曾经说过的一切关于如何应付心理变态的只言片语。甚至还有许梦山，那小子只比她大两岁，却鬼得跟狐狸似的。如果换成他，应该也会耍起心机手段和罪犯周旋吧！

这么想着，樊佳忽然冷静下来。

她要战胜他，她要逃出去。

人民警察的武器，不只是枪和手铐，还有……她胸膛中这颗始终热烈跳动的心。她沉默了几秒钟，听到昏暗的地洞里，自己清晰的呼吸声。然后她下意识把手

背到身后，这样象征敌对关系的绳索，就不会出现在陈昭辞视线的醒目位置。她再度抬头，并且把脖子抬得很高，这样，是不是能显得更真诚？

她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全凭猜测和直觉。

陈昭辞盯着她高高抬起的俏丽的鹅蛋脸，不吭声。

樊佳笑了，笑得像当初被他欺骗的那个女孩，脸颊露出浅浅的两个梨涡，说：“谢谢你。你之前说，把我带来这里，本来是为了救我。”

陈昭辞却露出讥笑：“可你是警察！根本不需要我救，你还把我们的事全抖搂出来了！现在大家都要坐牢，我如果被抓住，也要坐牢！”

樊佳一滞，心想：好像是这样！

这么想着心中又有了一丝得意，脸上使劲绷住，心念一动，避重就轻地答：“可不管我是什么职业，从来没人救过我。当时我也不确定能不能逃出去，说不定就遭了他们的毒手。全靠你，把我带到这么安全而且没人知道的地方来了。”

陈昭辞静默一瞬，嘴角到底微微一扯，说：“的确，整个怀城，没人比我对这些防空洞更熟悉。没人需要它们，拆了、塌了一个又一个，只有我和它们同在。”

樊佳忽然反应过来，问：“你把我从分金宝公司带……救出来，也是走的它们？”

陈昭辞哼了一声，答：“当然。每天我的老总们、同事们，就在地道之上走来走去。我有时候就待到洞里去，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只要我愿意，可以让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樊佳感觉到喉咙微微发干，但她依然镇定地望着他，挤出句话来：“你这些年真的……很坚持，比较独特，和其他人不一样。”

陈昭辞望着她，忽然笑了：“从刚才开始，你一个劲儿拍我马屁干什么？想让我放了你，然后我自己去坐牢？”

樊佳心里抖了一下，心想：这家伙其实警醒得很。怎么有种奇怪的自己是只跑到老虎头上去撩须的兔子的感觉？但这感觉只是一闪而过，她心中也升起一股不愿就此认输的气，脱口而出：“我愿意理解你，是因为即便在那样的环境里，即便你经常目睹犯罪，也没有真正害过人的性命。祝芯雅背叛了你，而你只是想要得到一个真相，并没有做出任何报复举动。分金宝那帮人的变态行为，你从来也没有真正参与。而且对我，你的第一想法是救人，而不是杀人。陈昭辞，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虽然活得辛苦，可依然在努力寻找人生。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樊佳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完之后，眼眶里泛起了泪。两人一上一下，一明一暗，

隔着几米的距离，都沉默着。

陈昭辞怔怔地望着她，过了一会儿，他却低头惨淡地笑了：“我……是没有亲手杀过人，可是，我照着新闻里报道的样子，处理过刘伊莎的尸体。那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骨头在我手下断成一截一截的，拿起来摇，还能听到里头的碎响……你说错了，我和你不一样的人。这么多年，尽管没有参与其中，可我看着那些自己曾经恨的人，欺负了一个又一个女孩，我却无法克制自己，反而一直在这条路上往前走，停不下来……樊玲玲，你是光明正大的人民警察，可我在阴沟里。这一辈子，我都在阴沟里！”

这一刹那，樊佳差点都被他说服了，甚至心生放弃的念头。这样剖白内心的陈昭辞，令她感到一丝恐惧，可也有一丝莫名的苦涩。有个声音在心中对她说：生而为人，不该如此。

“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樊佳结结巴巴地说。

陈昭辞低头看着她，眼中还有几分凌乱：“那你说是什么样的？！”

樊佳的脸已涨红了，眼眶阵阵发烫，说：“陈昭辞，你知道吗？我上警校时学过一个观点，其实我们每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天生就会对暴力和犯罪，更加……更加注意。这是……这大概是我们人性中天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换作另一个人，从小没了妈妈，没了家，很努力地生活后，女朋友却死在自己眼前，他也会有做坏事的冲动。换作另一个人，对自己的同类，对一个人的尸体做坏事，他也会无法自持。别人不一定会比你做得更好，可是你迄今为止，确实没有害人性命。因为你心里……心里还存着希望，想要从阴沟里走出来，想要站在阳光之下，想要摆脱那一切，对不对？”

陈昭辞望着她，眼泪流下来。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嘴抿得很紧。

樊佳牢牢盯着他，也擦了下眼泪，说：“现在你就有机会，摆脱过去的一切，结束那样的人生——你向我自首。没错，我就是要去坐牢。你只是从犯，而且有自首情节，判决会从轻，只会判几年。哪怕判十年，又有什么关系呢？出来了你才三十几岁，还很年轻。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赎罪？你是做错了一些事，那就去赎罪好了。

“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必躲在阴暗里了。你一身干干净净，完全可以重新开始。你可以重新找一份工作，譬如图书管理员，譬如开个书店。你不是爱读书吗？你还可以施展你的博学。你可以重新去认识新的女孩，组建家庭，再生个

宝宝。那是你一直渴望的，你可以得到。

“可如果你继续闷头朝前走，继续过这样躲躲藏藏的日子，过不了多久，警察就会抓到你。我是我们团队中最差的一个，他们都比我厉害多了，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你，那时候，也许你就回不了头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你会连你自己都认不出来的！”

“选择权，在你手里。我的命、你的命，都在你手里。陈昭辞，我相信你。等我带我出去，我也会带你走出阴沟的。我发誓，昭辞，我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为人民，我向你发誓！”

陈昭辞原本倔强得如同一道弯弓般的身体，慢慢软塌下来。他低下头，用手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

一条绳索，从洞口抖搂下来。

还有一把匕首，“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樊佳爬出来时，气喘吁吁。一旁的陈昭辞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放开绳索，手撑地面，低着头。这男子原本阴沉的、温柔的、暴戾的气息，通通不见了。浑身上下，只剩下整个人崩溃过后的颓唐。

樊佳的心怦怦跳，看了一眼周围，这是个窄仄、简陋的屋子，除了桌椅和一张小床，别无他物。窗外黑蒙蒙的，看不清是哪儿。

樊佳轻声问：“有手机吗？”

陈昭辞还低着头：“丢了。”

也是，倘若他还带着手机，早被尤明许他们连窝端了。

樊佳的嗓音依旧柔和：“那我们……走吗？”

他没吭声，站起来，背影像一座阴郁的山丘。樊佳也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拉开门，一股凉风蹿进来。外头黑乎乎的一片，隐约可见建筑景物。直到这一刻，樊佳的心才好像摇了很久的可乐瓶，终于打开了盖子，气泡“嘭”的冒出来。她知道自己赢了。

两人走到屋外。

周遭都是平房，路旁有空着的摊位，远处还有高低林立的建筑。樊佳没想到陈昭辞居然把自己关在人口这么密集的位置。只是此刻，天还是漆黑的，狭长的小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

樊佳爬上洞口前，口袋里就装着一截绳子，她掏出来，问：“我能不能……”

陈昭辞的眼睛里已没有任何光泽，盯着她的绳子看了几秒钟，说：“你说过的话，会算数？我现在向你自首，就会从轻判？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吗？”

樊佳用力点头。刘伊莎是过失致死的，陈昭辞并没有参与凌辱，处理尸体也是被上司所迫，逼不得已。

“那等我坐牢了，你会来看我吗？”他又问。

樊佳答：“会，我保证。”

他这才抬起眼皮看她：“我希望能再见到你。”

樊佳笑了，只是笑，夜风轻轻吹拂着她的头发，她并不说话。

陈昭辞把双手伸到她面前。

樊佳很快在他的双手手腕上打好死结，静默了一瞬后，拉下他的衣袖，挡住绳结。他不吭声，只是看着她的动作。

“这是哪里？”樊佳问。

陈昭辞说了个位置，樊佳吃了一惊，这里居然还是那片贫民区，陈昭辞把她藏在了众人眼皮子底下。樊佳对于怀城到底不熟，努力辨着方向。

这时陈昭辞开口：“大概走二十分钟，有个派出所。”

樊佳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陈昭辞不吭声，在前面领路。

天空还是如浓墨般散不开，两人便这么一前一后，隔了一米左右走着。樊佳怕他心态再有波动，便时而和他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譬如冷不冷、大概几点钟了、贫民区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理分布等。

她生性本就开朗，再加上如今陈昭辞已在她掌控之下，心情轻松，偶尔还会冲他笑。陈昭辞虽笑不出来，但心结似乎有些纾解，眉眼也没有那么沉重了。

樊佳想想也觉得挺奇妙的，自己居然跟一个心理变态的罪犯达成了和解。这种感觉不赖，就好像原本千疮百孔的一块石头，可你居然把它修补得终于有了一丝圆润温和的轮廓。她想：等待会儿回去了，一定要和尤姐、梦山大猪头他们，好好说说这一路的经历。尽管杀死赵菲儿的那名真凶还没抓到，但刘伊莎之死算是被查得一清二楚了，也算是有所斩获。

尽管子夜寒冷，一路上寂静漆黑，只有她和一名有罪之人结伴而行。可她的心中暖洋洋的，充满了阴霾散尽后的希望。

这时两人拐入一条更窄的小街，路面脏得很，到处都是泥水，还有鱼腥、臭肉、烂掉的菜叶混杂的味儿。街的两旁稀稀拉拉摆放着些空摊位，不远处是一家农贸市

场的入口。路的尽头笼罩在阴暗里。

陈昭辞停住脚步。

樊佳心头一跳：“怎么了？”

他答：“我想一下，是走哪条路。”

樊佳盯着他，语气柔和：“别急，慢慢来。应该就快到了吧？”

他答：“嗯，就快到了。”看了她一眼，到底露出一丝苍白却柔和的笑，带她继续走。

樊佳见他带自己拐入一条更宽敞的行车道，道两旁还有路灯，心神一稳。

两人走了一会儿，他说：“天好像快要亮了。”

樊佳看了眼天色，微笑：“是啊。”

陈昭辞说：“你希望天亮吗？天亮了，我就要去坐牢了。”

樊佳明白了，也许是恐惧、挣扎和彷徨，令陈昭辞感到慌乱了。她不答反问：“你呢？希望天亮吗？”尽管被困数日，身体状况极差，但他如果这时反悔要跑，樊佳决计拼了命也会把他抓回去。

陈昭辞答：“我不知道。”

樊佳轻声说：“总会天亮的。早一点过完黑夜，就会早一点天亮。”说完伸手握住了他的手。陈昭辞感觉到她的手比自己的还冰冷很多，却也柔软很多。他任由她握着，怜悯也好，鼓励也好。当他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她是否只是在耍心机时，却看到了她清亮坚定的眼睛。那真的是一双属于刑警的眼睛。

“快走吧。”他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樊佳心想自己应该是成功稳住他了，便随着他加快步子，走过这一条长长的无人的街道。

然后她听到了身后猛然逼近的脚步声，以及一阵劲风声。哪怕反应能力因为体能下降了很多，刑警的本能还是令她一伸手，将陈昭辞推开。

樊佳只觉得脑袋猛地一痛，和陈昭辞同时摔倒在地。她想要爬起来，却不能够。模模糊糊间，只看到地上映着一道高大无比的黑影，就在自己身后。

很奇怪地，她在这时，看了眼倒在不远处的陈昭辞的眼睛。他也看着她，眼中泛起了泪。然后一把染血的铁锤从后面抡过来，撞在了他的头上。

几辆警车，屋前屋后将平房团团围住。尤明许刚推开车门，许梦山已冲了出去。尤明许看着搭档这副模样，心中更沉。

房子里空无一人，唯有地上掉了把匕首和一段绳索。尤明许仔细看了看，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她一抬头，刚好看到许梦山纵身跳进屋角的那个防空洞。她冲过去，趴在洞口，急问：“怎么样？”

许梦山举着手电，迅速环顾一周，最后盯着地上散落的绳索和其他痕迹，很明显这里有人被拘禁过。他咬了下牙，答道：“没人。”

“阿许。”殷逢喊道。

尤明许回头，见他从床上拿起了一个背包直接一倒，衣服、钱、钱包散落出来。尤明许一个箭步冲过去，拿起钱包一翻，看到证件和银行卡，抬头两人对视。

“没走远！”她说。

殷逢点头。

尤明许冲出房间，对其他警察喊道：“马上搜索周围！”

殷逢帮着许梦山从洞里爬出来，许梦山一到地面就冲了出去。殷逢下意识也跟着跑，跑着跑着，看着前头的警察们不要命狂奔的身影，而他的阿许在最前面，心口就有点疼。

半个小时后，警方在距离小屋一千米外的街道上，发现可疑血迹。血已干涸，至少是几个小时前的了。当地刑警队队长韩烽立即命人调集该可疑地点附近的监控，又过了一个小时，终于在距离该地点较远的街角，找到一个可以使用的摄像头，并且调来监控。只是画面较为模糊和遥远。

怀城警局会议室内。

老谭、尤明许、韩烽、许梦山等本案骨干警察，包括殷逢，都在看一段只有二十多秒的视频。

画质比较差，还有雪花和闪线。时间显示是今日凌晨四点零二分，空荡荡的长街上走来一男一女。他们背对着镜头，女的穿的正是樊佳失踪时的衣物。

“是樊佳！”尤明许说。其他人也纷纷点头，毕竟是朝夕相处的同事，一眼就能认出来。唯有许梦山，脸上明明暗暗映着幻灯片的光，盯着画面，静默不语。

“男的是陈昭辞。”韩烽说，“看这身形，肯定错不了。”

就在这时，一个极为高大健壮的黑影，突然从画面下方冲出来，手握一把铁锤，朝樊佳砸去。

哪怕是这帮刑警，也惊呼出声。

樊佳倒在血泊里，一动不动。

那人穿着一件黑色连帽衫，自始至终也看不到脸。他一锤又朝地上的陈昭辞挥去，陈昭辞立马趴在地上不动了。那人一个弯腰，把樊佳扛在肩上，转身走出了画面。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负责查监控的警察说：“这是大概半个小时后的画面。”

天还没亮，原地只剩下陈昭辞一人。他身体动了动，跌跌撞撞从地上爬起来，这时所有人都看到，他衣袖下的两只手，是被绳索绑住的。陈昭辞的头也流血了，他四处张望了一会儿，像是想寻找什么。最后他也跑出了画面。

殷逢走出洗手间，就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站在栏杆旁。暮色已经降临，外面起了风。她摸出根烟含着，点了下火机，没着。她脸上没任何表情，又点一下，再点一下。明明有风，却不知道挡一下，像是和打火机较上了劲。最后她火了，把烟和打火机一起砸进旁边的垃圾箱里。

连日奔跑，她的马尾早散了一半，她也不去管，手插进长发里，低头趴在阳台上。

殷逢还没见过她这么焦虑的样子。

樊佳遭到袭击下落不明，警方已在附近展开地毯式搜索，但是一无所获。那样拥挤、人流量巨大的老城区，藏一个人实在太容易。带回来的目击者或者嫌疑人，也在一个个连番审查。

这是审查的空当，殷逢就撞见了尤明许的这一面。

殷逢走到她身旁，双臂习惯性地往栏杆上拉了拉。还没开口，就听到尤明许说：“走吧，我不想说话。”

即使是擅长心理学、惯于撒娇耍赖的殷逢，此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末了，他说了句最俗气的话：“你要是觉得难受，就哭出来。”

尤明许“哧”地一笑：“哭？人没找着我在这里矫情？”

殷逢顿了下，说：“人没找着，你在这儿砸打火机？”

这话终于叫尤明许正眼看他了，她的脸色阴沉得不行。

“尤英俊，我看你是不想姓尤了。”她说。

殷逢却微笑，颇有气势地来了句：“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似乎每次当她心里憋闷时，这家伙跑出来插科打诨，她就会好受很多。这时有别的同事经过，尤明许跟人又要了个打火机，摸出支烟接着抽，到底没那么暴躁了。

两人并肩看着暮色越来越暗，像张黑网把整个城市都笼罩住。

“阿许心里不舒服，就靠在我肩膀上。”殷逢说，“人与人之间的肢体抚慰，是有作用的。换句话说，依靠在我身上，会带给阿许一些力量。”

尤明许只眯眼笑笑：“不靠。”

没几秒，一个沉甸甸的脑袋压在她肩上。尤明许斜眼看他，那么高一个人，也不怕腰被扭到。他甚至还闭着眼睛，脸色很宁静。

“那么阿许给我力量吧。”他说。

尤明许没吭声，也没推开他。身后偶尔有人经过在看，她也不理。现在的殷逢不用香水，但他身上的味道总是很好闻的。有时是沐浴液味，有时是花露水味，有时候早上喝一大罐牛奶还不小心洒衣服上，就会带着淡淡的奶味，都是很干净的味道。他的头发也很柔软，压在她脖子上，让人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感觉，亲密、纯洁、渴望还是被渴望？

过了好一会儿，尤明许偏头，在他头顶轻轻吻了一下。

殷逢的整颗心，都随着这轻如羽毛的一吻，震颤不已。他缓缓抬头，却只见尤明许目视前方，脸色清冷，说：“起来，我们再理一下思路。”

殷逢：“哦……”

尤明许说：“最初，一年前，陷入分金宝公司校园贷的大学毕业生赵菲儿失踪遇害。分金宝公司众人都有不在场证据，并且指纹不符合。赵菲儿也不符合他们对目标的要求。杀死赵菲儿的真凶，另有其人。”

殷逢说：“此后长达一年，凶手销声匿迹，再没有相似的受害者被发现。”

“一年后，同样陷入分金宝公司校园贷的刘伊莎，失踪遇害，已证明为分金宝公司所害，事后陈昭辞模仿一年前的案件进行了抛尸。樊佳伪装成诱饵，在分金宝公司被陈昭辞带走，藏于地道。陈昭辞的女友因校园贷跳楼自杀，他心怀怨恨心理扭曲，为虎作伥。”

殷逢点头：“从监控看，樊佳已成功脱身，并且制服了陈昭辞。从他们的行走路线看，目标是最近的派出所。就在这条路上，樊佳被神秘人带走。陈昭辞也被神秘人打伤，在逃。”

尤明许又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案发时间段附近几条公路的监控，因为时间很早，进出的车辆很少，很快就排查完毕，没有发现嫌疑人。也就是说，樊佳还在这片区域内。问题是——带走她的，会是一年前的真凶吗？还是另有其人？”

殷逢答：“不能确定。但神秘人和真凶一样，也居住在这片区域内，并且他对樊佳头部造成的伤，和赵菲儿的是比较相似的。”

尤明许无声地吐了口烟气，半晌才说：“如果神秘人就是真凶，他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条路上，是偶然还是另有内情？”

殷逢答：“都有可能。那条路离赵菲儿的活动范围不远，换句话说，离真凶的日常活动范围也不远。又是在人迹最少的凌晨，正是对真凶最有利的狩猎时间。”

尤明许的眉头紧紧皱着。

她现在有种奇怪的感觉，这案子一环环查下来，一个一个扣子解开，看起来像是一系列的偶然性叠加在一起，案中有案又有案。每个环节的罪犯，似乎和其他罪犯的犯罪行为，没有什么关联。可偶然、巧合的变故，总是在发生。她甚至有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殷逢的电话响了，他说了两句，看向尤明许：“阿许快跟我走。我的人终于排查出四个最符合画像的嫌疑人，他们都住在附近。”

尤明许一愣。

若真能凭借犯罪心理画像，从茫茫人海中把真凶揪出来，那就像一把尖刀划破重重疑团，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不过，殷逢的人？

那帮厨子、园丁、司机、管家，家政 team（团队）？

尽管心中很是嘀咕，尤明许还是和殷逢一起坐车前往第一名嫌疑人的家庭住址。无他，死马当成活马医。而且，尽管每次查案，殷逢都穿得跟只大青虫或者嫩黄鸭似的，青春又可爱，但是他给出的结论，却一直精准、犀利、深刻。所以他说找到了四个嫌疑人，尤明许难免心生希望。

不过，到了现在，每一分每一秒流逝的，都可能是樊佳的命。两人商量了一下，已没有时间去委婉试探观察，决定正面交锋。如果真凶的确在其中，就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最初，第一天抵达刘伊莎尸体现场时，殷逢就给出了罪犯的侧写。之后，他远在美国的导师范淑华教授，给出了一致并且更具体的画像。但当时，尤明许只觉得他们的结论是横空出世，就跟水中明月似的，看着清清楚楚，却摸不着，所以她心里并未当回事。